

新
奇
趣

断情缘，改颜盅，望断前尘。
金风玉露，忆相逢，胜却人间无数。

金风玉露

「终结篇」下

柳暗花溟 · 著

JINFENG
YULU





金風玉露

JINFENG
YULU

[终结篇]

下

柳暗花溟·著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下
卷

归去，
也无风雨也无晴



第一章 让奴婢给王宽衣

“贱人，快从王身上起来！”

到底还是妒忌心最先冲破尴尬，宗正弥狂怒地尖叫。

一片死寂中的这声吼，令所有人都从入定的状态清醒过来。自然，大家的神情、反应、心里的感受不一。而石中玉身为肇事者，近乎弹跳了起来，后退了数步，跪在地上，“吓”得浑身发抖，颤声道：“奴婢该死，请王恕罪！”

表面上惶恐之至，心里却在骂：老娘我以前跪你就算了，现在儿子都给你生了，还千里寻夫，居然还要跪？好你个慕容恪，今后要不让你跪跪我，老娘两世为人算白活了！

宗正弥恶狠狠地扑了过来，尖锐的指甲抓向她的脸，胡女也在一旁帮着。她们两个可都是戴着金质镂空雕花指套的，这要是真划到石中玉的皮肉，就算这张脸是假的，皮肤可是真的，非得毁容不可。

左左和右右敏感，早就意识到不对，可是人小力弱，只剩下大声哭叫的份儿。其他人，有的没料到宗正弥这般泼辣，有的离得远，竟然一时无法援手。

眼看两个北魏悍女就要伤害到石中玉，举座皆惊。恰在此时，慕容恪出手了。他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救这个泼了他一身汤，还“非礼”他的姑娘……不，是妇人，但他就是出手了，一把掀得宗正弥坐到了地上。

“王！”宗正弥不可置信地望着慕容恪，绝望、哀伤、愤怒，令她面容扭曲。

“这好歹是我老婆子的院子，宗正侧妃要教训人，多少问一声吧。再者，王还在这儿，凡事自有定夺。女人家，安分些好。”戚老夫人冷笑道。

宗正弥几番明里暗里侮辱，戚老夫人都不跟她一般见识，不是怕她，而是不屑。现在眼看慕容恪有点下不来台，戚老夫人立即发威，解了这个围。把事情说成是慕容恪不容许别人在他面前自作主张，既全了慕容恪的脸面，也给了他台阶下。

“王，这贱婢没规没矩，以卑贱之身，近王的龙体，实在污秽，应该立即拖出去，乱棒打死！”宗正弥对慕容恪言道。

“哪有这么严重？”宁山王插口道，“今天可是大喜的日子，别说不宜见血，连怒气也不宜动。再说了，王宽宏大量，难道就因为奴婢无意间的冒犯就杀人？传出去，王还怎么统领天下？”

“就是。”戚老夫人和宁山王一向配合良好，于是赶紧对石中玉丢了个眼色。

石中玉会意，膝行几步，掏出帕子，往慕容恪身上擦去。

慕容恪此时还站着，那碗汤水泼在他的前襟，已经渗进衣料中一部分，另一部分滑落到了腰带左右。石中玉跪着，只得抬起头，举高手，帮他擦拭。

慕容恪想闪身，可一低头，正与抬头的石中玉四目相对。她神色不明的

黑眸深处似乎有些闪闪发光的东西，一下就勾住了慕容恪的心魂。他只感觉心口有什么动了动，像是种子破土。

不知为什么，他忽然想起他院子里，正屋前面的那片土地。普普通通的土地，用汉白玉的石料围了一圈，珍而重之。似乎，那里面埋了什么。他不记得了，却感觉很重要，每天都会呆呆地望上一会儿。奇怪的是，他不想让那土中长出东西来。现在的感觉，就像那块土地里发了芽。

他在发愣，而石中玉与他这么四目相投，却感觉眉心颤抖，似乎这张脸要掉下来似的。她沉醉于慕容恪那迷惑的神情，而当慕容恪情不自禁地伸手捂住胸口，觉得心跳格外异常时，她也着魔般地抚上了自己的脸。

他们两个，浑然忘我，却忘记周围还有很多人呢。于是所有人看到的情况是：王迷恋地看着一个姿色平常的女人，而那女人，简直花痴了。

总结起来是很俗气的四个字：一见钟情。

哇的一声，有人哭了。这一次，倒不是宗正弥搅局，而是左左和右右。

宗正弥气得脸色铁青，心中又是恨，又是妒忌。以前一个叫石中玉的女人把王彻底抢走，现如今，一个走江湖的下九流女人也会抢了她的王吗？

而左左和右右，完全是吓坏了。毕竟是孩子，看到自己最爱的娘亲闯了祸，又差点被两个坏女人欺侮，还跪下给王道歉，又替娘委屈，又心疼娘。可惜这个游戏有规则，他们不能上前去救，哭得异常伤心。

响亮的哭声，令慕容恪和石中玉回了神。两人几乎同时转过头去，看向两个宝宝，都产生了心疼的情绪。可惜，他们一个要装矜持，一个不能上前抱着孩子相认，于是默契地站在那儿。

结果是戚老夫人先受不了了，年纪这般大了，却健步如飞地跑到两个宝宝面前，一手搂一个，儿啊肉啊地一通乱叫，眼泪都要掉下来了。

“坏人吓到我的干孙了。乖，不哭不哭，咱以后不许坏人进门，让王好好处置坏人！”她老人家旁若无人地念叨，表面上好像是骂石中玉，但谁心底不是明镜儿似的？

此时，戚老夫人的最佳双打搭档，宁山王再度开口：“瞧瞧，瞧瞧，把孩子吓成这样。多大个事，至于这般折腾吗？干脆，老夫给王赔个礼，快揭过这一篇，后面还有干亲酒没喝完呢。”

“王叔不可。”慕容恪拦住宁山王要赔礼的动作，转过头对宗正弥说，“你，先下去。”

“王！”

“别让本王说第二次。”

宗正弥这个恨哪！可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她不敢违逆慕容恪的话。虽然他身体里的蛊在饲养时用了她的血，但在偷偷摸摸之下，她与蛊之间的联系要远远差于赵碧凡。王是天下奇人，中了蛊，也并没有完全听命于赵碧凡，何况是她？若真是两相逼迫……现在还远不到鱼死网破的时候，她不能来硬的。

“是。”她憋着一口气，低眉顺目地说，差点心血逆流，当场气死。

见她转身退出院子，戚老夫人忙道：“王，到底是我的人不对，老身给您赔个礼。好在主院离此不远，叫轻烟快快去拿了衣服来，给您换上。天气虽暖，不至于湿了衣服冻着，但总是怪不舒服的。小芳，快去准备洗澡水，就罚你亲自侍候王沐浴更衣。”

嘭的一声，石中玉感觉头发里有炸药，一下全炸开花了。

老夫人，您老要不要做得这么明显？

今天这事经不起推敲，戚老夫人也好，宁山王也好，对石中玉多番回护，本来就已经令人生疑了。此时这种行为，好像故意推着她给扫北王同学暖床一样，类似于那啥地方的妈妈。看来，皇帝不急，急死太监。她沉得住气，两个老人已经等不得了。

可目前的情况，容不得她不应下，也只好半惊半恐、半羞半怯地低头退下，心里却开了锅一样翻腾。

有疑问！

第一，刚才的事太过巧合。她怎么就会被“绊倒”了？怎么会那么准确地“飞到”慕容恪身上？当时她正常行走，虽然速度快了点，也不至于如此。似乎，那时有人推了她一把，脚下也是被绊着了。谁这么做的？从方位上看，应该是宁山王。

他老人家也这么急，居然急到给她下绊子，以制造机会的程度？这也太为老不尊了！

第二，慕容恪这态度不对。虽说五年的失忆时光令他的性格变了很多，变得阴郁而沉默，但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他那种不容人接近的个性，怎么突然一百八十度大转变了？

第三，似乎，她在瞬间感受到了两只蛊的互动。

天哪，她需要时间，她必须细细体会一下！难道，必须要身体的引诱，才能达到蛊虫的感知？那样的话，她岂不是要做个荡妇，才能完成任务？

心里纠结着，手上却利索，在苏叶的帮助下，麻利地烧了水。不过这些年养尊处优，她的体力有下降的趋势，提水什么的，是宁山王偷偷遣了孙军来帮着做的。

她这边准备好，那边轻烟也拿了衣袍来。此时孙军已经走了，轻烟说话没有顾忌，大约也是觉得石中玉有勾引慕容恪的意思，神色间有些鄙夷，忍了半天还是说：“王不好侍候，忌讳多。你好自为之，别回头攀不上高枝儿，再摔个头破血流。”

石中玉心中有气，但却没对轻烟撒。因为她明白，轻烟只是说话不好听，今天多嘴，也是有提醒她的意思，大约是看在左左和右右的面子上。孩子再会装，自然也跟娘亲，大伙儿都看得出来两个宝宝特别喜欢女先生。而孙福珩特别喜欢宝宝们，轻烟又特别喜欢孙大叔。于是爱屋及乌，及了一大圈，及到了石中玉这里。

而且，她不能说她没有勾引慕容恪的意思。但她是合理合法的，甚至，可以说是奉旨，奉大燕皇帝的旨，也是奉儿子的旨。老婆勾引老公，天经地

义！尽管这婚事是她自己办的，可也是慕容恪欠了她的。

退一万步说，她就勾引他，咋了？若是解那蛊非要用肢体接触的办法，她很愿意。

轻烟看她不说话，只低着头，以为她不以为然，气得甩手道：“别痴心妄想了！他是高高在上的扫北王，整个明镜和大燕的南部都是他的。若他愿意，连大燕也是他的，甚至可以把北魏打得不敢踏过北元都一步。他这样的男人，连公主和贵妇也看不上，何况你一个流落江湖的寡妇！王这辈子，只……”她突然不再往下说了，她毕竟是奴婢，不能议论主人的事，特别是不能提及的往事。

她本来想说，王几年不近女色，因为他虽然忘记了过去，却有意无意地要为一个叫石中玉的女人守身。而那个女人，是王这辈子唯一的爱。

只是她虽然住了嘴，石中玉却猜出她想说的话来，心中不禁柔软，于是脸上也露出温柔的微笑来，“谢谢你，轻烟。不过，各人有各人的缘法，谁知道老天要怎么安排？”

轻烟瞪着石中玉，见那平凡的面貌像是会微微放光似的，不禁愣住，随即转身，大步离开浴房，临走前扔下一句话，“我懒得管你了！”

石中玉笑笑，并不回话。

轻烟不懂，可是她懂，她必须要把真正的慕容恪找回到自己身边。之前她与自己约定一年之期，若真是办不到，她就离开，给孩子找新爸爸。因为她现在有孩子，要考虑她长期不在孩子身边，对左左右右带来的伤害。

可这些日子她亲眼看到两个宝宝和慕容恪的相处，不亲密，甚至看起来有些别扭，但那骨子里的爱，是遮盖不住的，也是浓得化不开的。

父子亲情割不断，若真是亲生父亲不在，或者为人下贱就算了。但慕容恪不是，她坚信他是个好爸爸，所以希望孩子们以后会和他在一起。

最重要的是，她发现她舍不下慕容恪。于是发狠、咬牙、跟自己较劲，不给自己退路。

她对他不是没有心疼过，可懂归懂，总还是会失望，甚至恨。只是现在她才明白，真心爱上一个人很难，千千万万中的人，未必有一个，她有幸拥有，就绝不放弃！

慕容恪进门的时候，就看到石中玉连番的精彩表情。一会儿温柔微笑，好像二八年华的少女在思念情郎；一会儿又咬牙切齿，像战场上要杀人的猛将。最奇特的是，他觉得这个场景也很熟悉，似乎很多年前，经常看到这样的场景。

“你确定本王之前没见过你？”他问。

突如其来的声音吓了石中玉一跳，抬起头来，嗫嚅道：“没……没有。”

“你不像个生于底层的人。”慕容恪伸直了手臂，又快速打量了石中玉一眼，“你不怕人。”

这个女人，态度间有一份不卑不亢，举止间没有小人物察言观色的警觉，眼神里没有对权贵的真正敬畏，行事时不畏畏缩缩。不得不说，他很欣赏她，看着她时感觉很舒服，很放松。

“奴婢幼年时，确实只是个仆役。”石中玉斟酌着答，“不过后来走南闯北，见的世面多了些，因而态度比较大方吧。”她倒没吝啬夸自己一句，不然岂不太矫情了？至于她的出身什么的，她都含糊过去。叶六小姐若算是出身草根，这世上就没有富家女了；她石中玉若算是普通百姓，裕王妃就是个摆设。

“没侍候过人？”慕容恪没注意石中玉说的是“仆役”，而不是丫鬟。

“啊？！”听慕容恪的声音有些不耐烦，石中玉愣了下，才明白慕容恪伸直手臂，是等她侍候他宽衣呢。

于是她连忙上前，一时有点手忙脚乱，先是步子跨大了，差点撞到慕容恪身上，然后是“解”衣服的动作因为力大而变成了“扯”，最后在解掉腰带时，应该绕到后面解搭扣，她却两臂环过慕容恪的腰，就像伸臂抱紧对方

一样。

“果然没有侍候过人。”慕容恪一把推开石中玉，有些粗鲁，“你那戏子相公难道不用你服侍？不是被你气死的吧？”临了，他加了这么一句，令尴尬的石中玉变愧为气。

他话真多。明明才重见时他是走冰山酷男路线的，怎么才相处没多久，他就有往讨人厌的妖孽上回转的迹象？

“让奴婢给王脱裤子。”她一发脾气就爱乱说话，而且是恶搞的话，使得本来正常的主仆之间的工作行为变了调。而且她说着，已经伸出了手，脸上再正经不过，动作却是要扒。

慕容恪大怒，可奇怪的是，心头怒火没蹿上来就灭了，只闪开身子道：“本王自己来，你出去！”

“那怎么行？奴婢犯了大错，自然要亲自赎罪。”石中玉上前一步，低着头，怕笑场，“再说了，王不需要擦背吗？奴婢别的不行，擦背倒挺在行的。”天天帮两个儿子洗澡，这点活儿做起来顺手。

其实，能怪她不熟悉男人的衣服吗？很多年没解过了。偏偏，男孩子的衣服和男人的不一样。不然，她也不可能这般狼狽。

“滚！”慕容恪真有点火了。

石中玉这回没再胡闹，连忙退了出去。那种仆人对主人生气时的害怕和紧张，表现得恰到好处。果然，经过几年的磨炼，演技越来越纯熟了啊。

但是，她刚才太过了。她的错，她承认。她这人就是这样，一发起疯就容易失控，拦不住且不顾后果。刚才心里太乱，行动有点出轨。她得慢慢来，唉，得提醒自己多少次啊，真不长记性！

这次慕容恪罕见地没有动真怒，否则她可是毁了自己的机会。石中玉，淡定啊，就算摆在眼前，不该开动的时候，也绝对不要开动！她觉得其实她是受了蛊的影响，因为只要触碰一下慕容恪的身体，她的眉心就突突地跳，令她丧失该有的理智。

而且回忆起来，刚才她眉心跳时，慕容恪捂了胸口。难道真是肢体接触就能让两蛊感应？这是不是说，真的非得用身体的方式，才能引出他身上的断情蛊，再以自己的改颜蛊灭之？

这令她邪恶地想起男女双修。

她坐在台阶上，听见身边传来哗啦哗啦的水声，不禁又羞又恼。

不行！当时没成亲就跟他那样了，后来没在一起就帮他把孩子生下来了，养大了，难道还要献身来救赎他？那她奉献得不是太多了吗？凭什么慕容恪就能捡现成的啊？但是，扪心自问，她似乎不反感动手动脚，以及，动手动脚之后的大事业。自从直接面对面，她发现自己有点春心荡漾，真有这么饥渴？以前怎么没觉得？

不然这样，把自己想象成女王，把慕容恪当成是侍寝的好了。只要是她主动，她愿意，而对方是服务的，情况就倒过来了，她心里也好受多了。算不得自欺欺人，身为穿越者，她从不认为性是件可耻的事情。再说，那是他欠她的，男人就不该尽婚姻的义务啊？试问一个女人有多少二十岁到二十五岁的美好年华？

想通之后，石中玉对身体接触的事情就不那么犹豫了。但她明白，不能着急，也不能硬来，不然他不心痛而死，她也得死于头部爆炸。

怎么办呢？断情蛊，重要的在情之一字上，得先有情，再有爱爱，程序才对。从这一点上来看，这对蛊所包含的意义，实在很超前。

在此之前，她还得扫清很多障碍，不然进行得不顺利或者太顺利了，都可能惹来杀身之祸的。不只是她会倒霉，还有她的孩子，还有她的男人。

想到这儿，她溜到门边，把慕容恪的衣服拿了起来，欣赏了下屏风后健美男人沐浴的模糊剪影，然后把衣服放到自个儿屋里去。可惜再回来时，慕容恪已经自己穿上新衣，走了。

拿慕容恪的衣服，是因为上面洒了宗正弥的汤。而宗正弥此次前来到底

是什么目的，石中玉必要查个明白才行。

当天晚上散了席，她就在众人审视而八卦的目光中淡定地回了自己的房间，把那长衫的衣襟浸在了药液里。结果，变色了。很浅很淡，并不十分显眼，看来毒性不大。可惜以德道长已经离开，没办法检验这毒液的成分。想来不至于让人立即横尸当地，却可以让年纪一把的戚老夫人事后生病，然后慢慢死去。

宗正弥这个女人，实在太阴狠了！

她借机闯进彩云居有两个目的：一是博得慕容恪的青睐，看有没有侍寝的机会。二是让彩云居全体上下不痛快。这个院子里的人，说到底是以戚老夫人为尊，她害了戚老夫人，可不就等于把彩云居所有的人全赶走了吗？其实戚老夫人一向低调，与她无冤无仇，可她为了一点小事就下得去黑手，可见这人丧心病狂，外表虽然生得美，心肠却极坏。若说赵碧凡因为要斗心机，做事时还得装装样子，有所顾忌，宗正弥却完全不按常理出牌，疯狗般四处咬人。

这样的人必须早点除掉，因为是不定时的炸弹，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爆！

“老夫人，您的寿宴本来就没张扬，这时候还席也不好。不如由我代替您老，各院子送些小礼物，表表心意就得了。”第二天早饭时，石中玉向戚老夫人提议。

戚老夫人吃饭一向不用人特意侍候，只要苏木或者苏叶在身后端个茶、递个水罢了。大约年纪大了的关系，喜欢热闹，石中玉母子三人来了之后，就陪着戚老夫人同桌而食。左左和右右虽然年纪小，但餐桌礼仪极好，戚老夫人为此对石中玉的喜爱又深了一层。

娘亲自带的孩子，父亲不在，又出身于王府，孩子难免娇纵些，若没有年长的人盯着，还有可能染上小家小户的习气，没有规矩。可左左和右右被教育得相当成功，平时淘气是有的，甚至混世魔王一样让大人头疼，但大关节处却一丝不苟，皇族世家的气派自然显露。

食不言，寝不语，姿态优雅，小口小口地吃，可毕竟人小贪玩，饭量也不大，此时早就吃完下了桌，被青黛和青蒿领到隔壁间喝茶消食去了，摆饭的小厅里只剩下戚老夫人、石中玉和一边侍候着的苏叶，石中玉这才方便开口。

戚老夫人不知道石中玉到底要做什么，却明白她此举是有目的的。她老人家也不细问，只想了想道：“你不怕人说？”

石中玉的脸有点发烧。

她摔倒在慕容恪的怀里，并嘴对嘴亲了高高在上的王之事，只怕昨天晚上就传遍了整个王府。该知道的人都会知道了，王府里人多嘴杂，也不知有多少人会生出肮脏的心思，鉴于她下九流的江湖地位，多么难听的话只怕都会传出来。

不过，到底是在现代摸爬滚打过的，石中玉只略臊了一下，就淡定了下来，“身正不怕影子斜，别人的嘴咱不管，自个儿做好自个儿的事就是了。”

戚老夫人点头，“也是，正根就是正根。有句话说得好，树根不动，树梢白摇晃。”她老人家意有所指，石中玉哪会听不出来？虽说当众亲昵有点那啥，但毕竟是正经夫妻。而且当时是宁山王下的绊子，戚老夫人虽老，眼却不花，与宁山王又很默契，应该看得明白。

“苏叶，我那点老底子向来是你和苏木打点，待会儿挑点合适的东西出来。既别让人小看了去，也别当冤大头。”戚老夫人放下碗筷，脸上露出笑容，“小芳自去办事，待会儿我去主院那边转转。听说王今天开始给左左和右右授业，还让孙福珩陪练。哈哈，这下可有人高兴了。”

“高兴的人只怕很多吧？”石中玉也笑了起来。

“可不是！”苏叶插嘴道。她不知道太多细节，甚至没看出轻烟对孙福珩的心思，但她想到左左和右右来了之后，戚老夫人脸上的笑容多了，心里也跟着高兴。



饭毕，大家各自做事去。

戚老夫人高高兴兴地由青黛和青蒿陪着，和左左右右前后脚去了主院。苏木和苏叶则带着石中玉进了库房，拿了精致的嵌玉棕竹盒数套，双耳银壶两套，几样东西既不太贵重，可也拿得出手，尤其两套银壶，工艺相当精湛，送给赵碧凡和宗正弥足矣。

“我陪你去。”苏叶是个仗义的，别说外院里，本院的几个婆子就有说三道四的，到底怕石中玉听了闲言碎语，脸上挂不住，因而自告奋勇。

她当姑娘时就因为身子高大，手上有把子力气，寻常家丁也不敢惹，这时候更是捋胳膊、挽袖子，似乎一言不合就要大耳刮子抽人了。

石中玉心里感激，脸上却笑道：“我一早央了轻烟，就不麻烦苏叶姐姐了。不过咱们院子里可得看严实了，篱笆扎不牢，蛇虫鼠蚁就都会蹿进来。那时再赶，就费事了。”

苏木一听，点头道：“小芳说得对，咱们院子里一定得有人守着。再者，轻烟是王的人，谁敢废话，就不怕传到王的耳朵里吗？”

“小芳聪明，我怎么没想出这个办法来？有王的贴身美婢在，哼，看谁还多嘴！”苏叶道，“轻烟这丫头也是，之前都赶不走，今天早上不声不响收拾小包袱就回主院了，看来真是喜欢咱们左左和右右，到哪儿都护着。”

石中玉但笑不语。

轻烟哪是因为左左和右右回去的，明明是因为孙大叔嘛。不过孙大叔被调到主院去了，左左和右右身边又多了一层保障，只要吃喝方面仔细点，就不会有危险的。宝宝们平安，就好像她的后院安定了，她就能腾出手来收拾那些个贱人，顺便收拾某个种了蛊的家伙。

而她带轻烟去送礼，满王府这么一转，倒不单为堵住那些流言飞语，还因为她要到宗正弥那儿去。那是个疯女人，万一文的不行给她来点武的，她得有人保护。四大美婢都是会武功的，虽然本事最好的是素裹，但有轻烟在，她就没问题。



古代人起得早，因而在早饭后折腾了半天，石中玉去各院转时，时间还是挺充裕。她先是到几个无关紧要的人那里答谢，都是略坐坐也就走了。因为轻烟在她身边跟着，在王府里不管遇到正主儿还是仆役，看向她的目光虽然古怪、探究、鄙视、不以为然，到底没有人指指点点。

眼不见为净，耳不听也清静，她只当什么事也没发生就好。只是到了赵碧凡的院子，她忍耐不住，假装无意地问道：“听说昨儿晚上，王在你们那被烫伤了？”

“回侧妃，是奴婢的错，脚下一滑，把汤洒在王的身上了，还不小心撞了王一下。”石中玉摆出害怕的样子，低头回答。

心中却道，撞？嗯，对，拿嘴撞的。

“不过那汤是宗正侧妃带去的，当时不凉不热刚刚好，王并没有受伤。”她补充道。言下之意是：当时宗正侧妃都在，你为什么不露面？装矜持？还是早就知道内情，只等着看好戏？

话说回来，当时若不是左左和右右眼尖，谁知道宗正弥在胡女的指套上做文章？这样的下毒法既能害人，还能把自己撇清。想想啊，当时汤是从一个汤盅中盛出来的，众目睽睽之下用的是彩云居自己的碗，若戚老夫人着了道，哪牵连得到送汤人的身上？只能笑戚老夫人身份低微，无福消受罢了。就算真毒死，也找不到真凶，倒能把彩云居的人折腾掉一层皮。

赵碧凡耳目众多，若事先不知情，怎么肯让宗正弥一个人去卖乖讨好？她自然知道这里面有猫腻，所以借刀杀人，坐山观虎斗呢。只是她没想到，石中玉横插一杠子，借机还非礼了王。

现在，她一定很后悔吧？

“王府不比外面，怎么这么没规矩，领了罚没有？”赵碧凡沉下脸，好像就事论事，其实不过是妒恨交加。好家伙，她都不能随便碰的人，怎么叫个跑江湖的女先生给得了手？

“我们戚老夫人本来要打奴婢一顿，让奴婢好好长长记性，可王宽宏，